

# 日电视台自揭731部队罪行

## 日网友：比妖魔鬼怪还要恐怖



▲731部队。

▶731部队老兵的认罪记录。

(图片来源:NHK视频截图)

日本广播协会(NHK)近日播放的一部名为《731部队的真相》纪录片引发广泛关注。片中,节目组找到保存在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(也称伯力审判)录音记录和数百份资料,部分曾经的731部队队员现身说法,以铁证揭露日军侵华细菌战部队的残酷罪行。



### “没人活着离开”

对日军侵华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731部队的惨无人道。在8月13日播放的NHK纪录片中,亲历者的供述和不可否认的记录再次真实地呈现了日军的罪行。

根据纪录片公开的伯力审判录音,曾任731部队第一部部长的川岛清供认罪行时称,他在任职期间“没见到任何一个实验对象活着从这里离开”。

731部队的军医西俊英作证称,他们曾在零下2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里用风扇对活体实验对象猛吹,残忍地人为制造出冻伤效果。

隶属于731部队的仓员作证称,他曾亲眼见证被实验的5名中国人中有3人手指指节变黑脱落,而另外两人伤口暴露到只剩下指骨。

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外的平房区,至今仍保留着731部队的厂房遗址。这个成立于1936年的部队,

最多时成员超过3000人,其存在一直是机密中的机密。在厂房掩护下的监牢里,来自中国等多个国家的俘虏被残忍地当做活体实验对象。

纪录片中,NHK找到了曾经的731部队少年队员三角武。他在入队时只有14岁,接受过1年的细菌研究教育。三角武亲眼见过731部队成员对俘虏进行人体实验的情景,还曾在1945年参与731部队的“毁尸灭迹”行动。

三角武回忆称,当时二战即将结束,日本军方要求隐瞒731部队的所有情况。为掩盖真相,731部队在撤退时将所有实验对象残忍杀害。三角武被要求将汽油洒在所有尸体上,将其全部烧毁。这一经历让他终生难忘。“战争原来是这样残忍……是绝不该发生的事,”三角武含泪说道,“我时常在想,那简直是非人的行为。”

### 名校权威参与

纪录片揭露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另一责任主体——日本高校。当时日军与大学的联系非常紧密,军方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,大学则向被军方提供“科研人才”。以京都大学为例,据NHK统计,1936年京大共向中国战场输送37名医学研究者,在1942年,这一人数增至75人。东京大学、庆应大学输出的研究人员在同一时期也呈现增加倾向。据不完全统计,上世纪40年代,日本高等学府每年向侵华日军输送的研究人员都超过100人。而731部队当时一年的研究经

费相当于现在的300亿日元(约合18亿元人民币)。

这些来自日本各大高校的权威学者,在731部队中被称为“技师”,和军医一样属于将校阶层,是生物武器研究的中坚力量。

进入1940年以后,731部队不再满足于实验研究,转而在中国开展大范围使用生物武器的实践。川岛清作证称,该部队曾在中国中部的多个城市向中国军队使用过细菌武器,并在村落的水井、贮水池等场所散布细菌,令无数民众无辜受害。

### 正视真相

近几年,NHK新闻独立性、自主性遭受重创。因报道呈现明显的亲政府倾向,NHK电视台甚至被民众讥讽为“安倍频道”。此次,NHK播放纪录片自揭日本战争罪行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反响。

一方面,影片中的残酷真相刺痛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神经。他们称“NHK捏造事实”,坚持认为作证的原731部队成员“被洗脑”,竭尽所能拒绝真相。但与此同时,更多的日本人开始对过去的加害历史进行反思。有网友称,看了《731部队的真相》,我感到那时候的日本人真是比妖魔鬼怪还要恐怖的存在。

日中友好8·15协会会长冲松信夫赞赏NHK播出纪录片的勇气。他告诉记者,在日本,731部队的真相是一段不能碰触的历史,但恰恰又是人们必须

知道的。

对于NHK的这种变化,有分析认为,可能与NHK换会长有关。NHK前任会长初井胜人屡曝右翼言论,对安倍政府的追随极为露骨。新会长上田良一上台后,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“初井体制”。

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学者、日本铭心会会长松冈环告诉记者:“NHK这次能挖掘出京大校长与731部队紧密相关的资料、公开伯力审判的录音,这一点很好。”不过,她同时指出,纪录片依然没有提及天皇的战争责任和日军中枢的责任,“这也符合NHK的风格”。“731部队的主要责任人战后风生水起,而NHK的报道并没有追问这些战犯能够身居高位的原因。NHK终究还是播不出对日本不利的事。”她说。

新华社特稿

## 最后一位赴日起诉“慰安妇”去世

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“慰安妇”幸存者仅余14人



14日,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“慰安妇”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陵水举行,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良老人送行。

据新华网 8月12日,海南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“慰安妇”黄有良老人离世,终年90岁。14日下午,黄有良老人的葬礼在海南老家家中举行。

14日,在海南陵水县乙堆村黄有良家,很多花圈摆放在院子中,老人的一张旧照片挂在院子一处窗户外供人祭拜,老人家属按照当地习俗安葬黄有良。附近的乡邻还有一些长期帮助、关注阿婆的爱心人士和机构也纷纷前来送老人最后一程。

1941年,年仅14岁的黄有良被日军追至家中强奸。1942年4月,日军将黄有良关进军营充当“慰安妇”。黄有良在日本军营被禁两年,受尽欺辱。

2001年7月,黄有良、陈亚扁、林亚金等8名当年海南“慰安妇”幸存者一起赴日起诉,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恢复她们的名誉。案件诉讼长达十年之久,幸存者们在反复上诉与被驳回之间挣扎,最终均以败诉告终。日方法院虽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,但以“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”为由,判决原告败诉并驳回其上诉。

随着黄有良老人的去世,海南所有“慰安妇”原告均已逝世。

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、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在谈到“慰安妇”问题时说道:“无论‘慰安妇’原告在不在世,维权已几乎不可能,因为日本法院已对此关上了大门。”

据了解,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“慰安妇”幸存者仅余14人,分布在海南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浙江和山西等省,平均年龄91岁,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。有的没有子女,有的有养子女,身体状况都不容乐观。